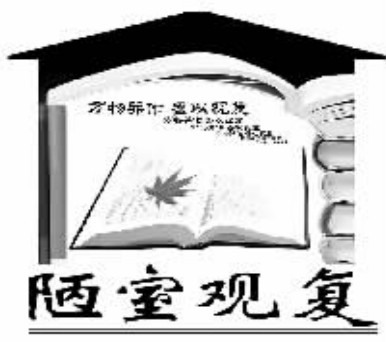


诗歌,这个多少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高大上的文学形式,正以最真挚、最凝练的语言让普通的劳动者吐纳着心声。

诗歌,让一线工人走进高雅殿堂



艺术生活

欧阳

都说艺术市场现在不大发达了,很多有名没名艺术家的天价价格自由落体般下坠,腰斩都是幸运的,有的折价两成都难以出手,搞得炒家和商人都有点唏嘘。不知道这样的局面是好是坏,我寻思等哪天媒体开始呼吁振兴绘画艺术的时候,可以奋不顾身地站出来去支持一下,花个十块八块的买几张国画回来写写字,结果呢?结果显然是我瞎担心,或者是胡思乱想。

前两天有消息说谁谁的画拍出了好几个亿,不仅如此,连不会画画,只会翻动嘴皮子的人,在纸上随便走几笔都折腾回几百万的进账,看来这事我没必要去操心了。其实我对艺术品一向无知,当初看到贾布希说“没有艺术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自慰地窃喜了好些日子,之所以有这些遐思,是缘于向往非逻辑化的艺术生活。

凭良心说,俺确实比较不知道艺术本身的学问,俺不知道一幅画应该卖多少钱,就像梵高不知道自己的画为什么卖不出去一样,因此免不了经常犯嘀咕。和向日葵作者一样执迷的还有高更,对了,因为喜欢毛姆笔下“万事通先生”和“天作之合”那样的精巧构思,所以对他写的《月亮和六便士》也很倾心,有时候还会产生看宝书的念头,想着每次翻书前是不是应该洗手。当然了,我还没有那样乖巧,主要原因还是没整明白,如此念想是因为被洗脑还是本来的奴颜心态。

扯远了,其实就算阅读那么认真,也还是有难懂的地方。比如那个股票市场的经纪人高更先生怎么突然就想拿画笔了,没听说债券价格走势图能够启发艺术家的天赋——就算是天天盯着那些波动的价格曲线。想想,真这么做到是有可能看成对眼儿。

还有一个不明白之处就是到了塔希提后,吃了睡,睡了吃的无忧生活使高更不再费心生活琐事,可以在认真涂鸦之余想想卖画的事儿,结果他却把这档子生意忘记了,一点也不为后来的商人着想,竟然痴痴痴痴地把自己最好的作品付之一炬。毛姆说,最后高更对生活的追求终于达成了他心中的艺术化境界,完成了最后的,也是他自己满意的作品,然后就将画和自己个儿一起烧掉了。这种风格有点像日本那个叫“向日葵”的地产商,妄想自己和画一起埋葬。幸好那个家伙后来破产了才没有得逞。

后来听说毛姆所著演义的成分太大,不完全是高更的传记,沿着这个思路琢磨,总算还是明白了一点:高更可能真的是艺术家,故而不愿考虑现实的业务。再说了,按照杜尚画家不再是艺术家而是改行国际象棋并成为大师以后的思想,生活才是艺术,其他的,比如艺术作品,象棋大师先生说,一个顶级好手至多只有三四件拿得出手,其余的都是垃圾。

生活的艺术或者艺术的生活应该怎么理解呢?去想那些长命百岁的的事儿有点俗气,只有皇上那种政治家才会被困居在那里。那么,像加缪睡不着的时候想的那样,做一个局外人或者是旁观者,是不是就很有艺术范儿呢?能洒脱一生当然不错,或者像西西弗斯那样,把自己当作那个推石头的巨人,在没事来来回回推石头玩的日子,一心只惦记做成一件事——说不定哪天真的就把石头推到顶峰哦。

安安心心地做具体的事,哪怕做成一件也不错,就像高更,吆喝了半辈子的股票生意才发现应该做件有高于他人的自己的事,所以去拿画笔了。不过高先生是天才,因而最终还是做成了大事。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可能是不会那么幸运的,又或者没有天赋的才干。

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做大事呢?做点自己有机会实现的小事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吧。不管怎么说,不控空心思与人奋斗,狭隘地与事奋斗更能够证明自己的独立存在。再说了,“大事小事”的归类分类未必不是虚妄的概念,本身就失去了艺术性。如若不然,白天黑夜都背负雄心壮志,落下个残疾也未可知,末了沦为知识分子,要不然干不成大事,又不愿意做或者做不了小事,还以为自己了不起。

汗水,许多职工在工作之余,用诗文记录下他们在深圳的工作、生活、情感历程及感悟。

本次职工诗歌比赛仅有短短三个月的征稿时间,共收到诗歌投稿1761首,参赛诗人职业身份也涵盖各行各业,他们是,农民工、一线工人、老师、医生、警察、公务员、记者……同时,诗作真实、朴素、“接地气”,让人看到深圳职工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与理想追求。比赛评委之一,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唐成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说几个“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作品颇具实力,非常温暖,蕴含着向上的力量,能滋润人心灵、打动人的非常多。从这些作品中,我感受到深圳职工博大的胸怀和对工作、生活的热爱。”

“深圳工人的诗歌在本土最高艺术殿堂上呈现,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一种荣耀,它是在告诉我们所有人,劳动是光荣的、劳动是崇高的、劳动是美丽的。”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认为,此次比赛搭建了一方诗歌的舞台,以各种形式,向职工内心延伸,向他们的精神世界延伸。

诗歌,这个多少年来一直被认为是高雅的文学形式,正以最真挚、最凝练的语言让普通的劳动者吐纳着心声。

厂,有份编辑工作,过上体面生活,所以很努力写作。在工厂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我经常午饭后不休息,匆忙跑到宿舍写作。晚上11点多下班后,我要求自己写到凌晨三四点。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多。”可事实证明,诗歌虽然可以帮她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但在邹霞看来,这与“体面生活”还有好远的距离。

如今,写作成为邹霞抒发情感的方式。“我从小不太爱说话,喜欢躲在角落,但是也渴望表现自己。文字是具有魔力的,通过文字,我可以做一个开朗的人。”

其实,除了刘炜、邹霞,此次诗歌比赛还涌现出不少感人的诗歌和职工故事。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深圳市总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深圳工会”选取部分优秀作品,通过图文、视频、动态页面、个人专访、在线诵读等多种形式,在新媒体平台上推送,记录各行各业真实状态的《哥心事》、《致敬一个保安兄弟》,描写工厂生活的《工厂四季》、《厂之恋》,直面来深建设者在深奋斗的纠结、乡愁、思念、无奈的妈妈,《你别担心》、《故乡已成远方》,歌颂职工们为之奋斗的深圳的《深圳,我是你的一块砖》、《歌唱一滴汗珠》、《深圳,第二个温暖的家》……几乎每一次将诗作推送出去后,都有读者第一时间向微信后台发送他们阅读之后的感受,他们感同身受,被诗歌深深地打动。

诗歌,向职工精神世界延伸

深圳是企业大市、职工大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在这里挥洒



眼睛都快被他瞎瞎了/妈妈,父亲的听力好了吗/春天轻轻地挥一挥手/就把花开的声音关在了门外/为了那把钥匙/父亲在黑暗中沉默了太久……“情景剧演绎诗歌《家书》,在家乡的老母亲与在大城市打拼的儿子隔空对话,观众席上,有人在悄悄拭泪……”

诗歌,讲述打工的故事

“我要告诉他们/池塘很浅,就像城里的游泳池/只是多了些芦苇与水草/我的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曾两次,把我扔进池塘/教我学会了游泳/……/父亲,走了十年了/我六岁时,呛的那口水/还在鼻子里发酸/在眼睛里打转/我还要把我们家的麦草垛/捐上……”刘炜饱含深情地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我要把老屋装在口袋里就像装一盒火柴》。

刘炜是江苏盐城大丰人,2012年一家三口来深务工。“这首是我创作的关于乡愁的诗歌。写诗是我的爱好,除此之外,没什么别的爱好。”

刘炜是个喜欢用诗歌说话的人,“我这个人心内敏感,却谨于言。不会编故事,诗歌或者最适合我。我内向、敏感,敏感其实是一种近似于脆弱的东西。我表面上看似水火不侵,内心其实很容易受伤。”

和《工人日报》记者聊天时,刘炜一般是点头或简单回应“是”,而通过文字,他却能细腻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诗歌是他记录生活的方式。“对于一切能引起我注意的事物,它们一定是有诗意的。”刘炜告诉记者,他的诗歌基本是在公交车上、地铁上构思的,从家到公司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喜欢在凌晨四五点写诗,因为这时思路特别清晰,也比较有想法。《我要把老屋装在口袋里就像装一盒火柴》写于2014年的冬天,因

“每一个车间都是一丘良田/栽种着一个个嫩绿的春天/每一个白昼与黑夜,都在使劲地拔节/机器在呐喊/时间的鞭子抽打着每一个关节/明天下午5点/是秋收的最后期限……”十多名生产线上的职工用情景剧演绎着诗歌《每一个车间都是一丘良田》。

晚上8点,演出开始,深圳市总工会的编排团队从近2000首参赛作品精选出15首优秀作品进行艺术再创作和编排,分《我来远方》、《流水线上的江湖》、《家书》、《深圳我是你的一块砖》、《致敬诗歌 致敬劳动者》五个篇章,用朗诵、情景剧、舞蹈、弹唱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深圳职工在深圳奋斗的工作、生活、情感历程。

“每一个车间都是一丘良田/栽种着一个个嫩绿的春天/每一个白昼与黑夜,都在使劲地拔节/机器在呐喊/时间的鞭子抽打着每一个关节/明天下午5点/是秋收的最后期限……”十多名生产线上的职工用情景剧演绎着诗歌《每一个车间都是一丘良田》。他们神情专注的表演;听,“咔嚓咔嚓”机器运转的声音,他们重复着手中的生产动作,舞台顿时变成了生产车间。

“妹妹,您又瘦了/昨夜我也梦到您了,妈妈/抱着一堆破碎的时光缝呀缝/黑夜的眼

涂启智

5月24日,76岁的勒克莱齐奥、61岁的莫言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聚在浙江大学校园内,进行了一场题为“文学与教育”的学术对话。在物质化的当下,莫言仍然对文学保持着乐观,认为“文学永远存在”;勒克莱齐奥认同莫言的观点,甚至表示文学会比长城更不朽。

莫言认为“文学永远存在”与勒克莱齐奥“文学会比长城更不朽”观点异曲同工,均表达对于文学源远流长的乐观信心。“文学是人性”,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永远不会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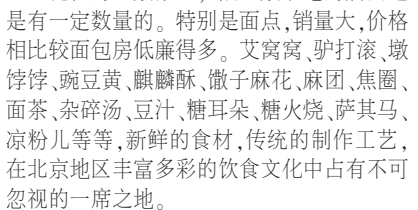
语又说回来,文学属“形而上”类别,当温饱尚未解决,文学不但不能给追逐文学者带来温暖,相反会令其陷入窘迫尴尬,至少在众人眼里是这样。从实用价值看,文学远远不抵科学。科学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实用效果,而文学则不然,它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减轻劳动负担,想想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别说一些文学爱好者无利可图,就是许多作家抑或文学家也难以靠文学发家致富(极少数畅销书作家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除外,他们显然不能代表文学的整体状况)。文学既不能带来眼前实惠,也难以带来显赫地位,多少文学寻梦者终其一生都是孤灯清影陪伴寂寞。

无论从前利益抑或物质层面,还是从功利角度审视,文学都好像“不中用”,然而从长远出发,从精神文化层面考量,文学对世道人心乃至民族气质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滋养影响。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给心灵以鞭策、唤醒、激励和温暖。文学是审美的结晶。从形式上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笔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世间一切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能通过文学语言奇妙地概括、揭示和暗示,给读者带来无穷美感。从内容上看,文学弘扬真善美,传达崇高、温情、乐观价值观;文学不是简单更不是强加于人的说教,它通过讲故事,以合乎逻辑的情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震撼与觉悟。从人文视角观察,经典不朽的文学总是“接地气”,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揭示平民乃至弱势群体生存境遇、聚焦平民的喜悦哀乐、卑微无奈与不屈抗争;文学的最大亮点不在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立传,而是以悲悯情怀观照普百姓生活,并藉观照力量促使社会改变与进步。

植用冰糖蜂蜜腌制就成了温凉儿,酸甜开胃,应该是山楂罐头的前身了。卤煮火烧不是谁都能接受的小吃,特别是外国游客,他们大多不沾内脏类食物,小吃店里至少要有一口超大号铁锅,浓香的老汤炖煮整根猪肠子,大块猪肺,炸豆腐和厚达近两厘米的硬面饼码放在肠肺的上面。吃的时候,厨师将这些食材挑出来,挥动大菜刀,剁成小碎块,盛进青花瓷大碗里,舀一大勺热乎乎的老汤浇上,再撒些葱香、蒜末、辣椒油,好这一口儿的食客,口水都能跟着老师傅的动作流出来。

由于工作关系,打交道的外地客户居多。闲谈时,我会向他们介绍北京小吃。有来北京出差的,还会送上一盒护国寺小吃店盒装的面点作为礼品。有一次,我向一位南方的小伙子推荐姚记炒肝店的卤煮,他说早在美国副总统去之前他就知道这家店,并且从QQ上发过来一篇介绍姚记的文章,“这里写得很详细,我几年前就读过”。后来去北京,在他们家吃过一次,“我一看便忍不住乐了,那是我写的,我们家就住那家小吃店附近,去的次数多了,就写下来发网上了。”

吃了几家卤煮,觉得最好吃的店在东四,钱粮胡同斜对面。这家店就叫“卤煮店”,曾经上过北京台的美食节目,店面只有20来平方米,经营几十年了。早点的烩子汤据说成本高于包子,就是为了攒个名气。大个素包子一块钱一个,每天供不应求。他们家的猪肠加工得更加仔细,要用玉米面搓洗,比其他店的卤煮味道鲜美,不那么腻人。我在吃卤煮的时候,喜欢在勺子上放一块猪肠,一块猪肺,一块豆制品,再放一块面饼,然后把嘴张得大大的,一次吃进去。将几样小吃一同咀嚼,荤食的脂肪与豆制品、淀粉的筋道混合,很香的。但是,我对面坐的父子二人,像看怪物一样瞅着我,儿子的眼神竟然可以用“嫌弃”来形容。我很想辩解,你爱吃的阳春面、虾仁、牛排,还有什么上海小笼包、小馄饨,都太雅致,不禁饿,这可是老北京卖力气老百姓的吃食。无奈嘴里塞得满,啥都说不出来。现在的北京城里,做北京小吃的店面还是有一定数量的。特别是面点,销量大,价格相比较面包房低廉得多。艾窝窝、驴打滚、墩馅饼、豌豆黄、麒麟酥、撒子麻花、麻团、焦圈、面茶、杂碎汤、豆汁、糖耳朵、糖火烧、萨其马、凉粉儿等等,新鲜的食材,传统的制作工艺,在北京地区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北京的小吃

白云

生为胡同一族的后代,虽然在那狭长的胡同里待的时间有限,老北京的风俗却是刻印到骨子里了。

母亲常唠叨一些我儿时的趣事。“胡同口的小吃店,二毛钱一碗豆汁,三分钱一个焦圈。邻居家的闺女在那里工作,我每次就给一毛钱,不多说一句话,她给你拿好几个焦圈。你还得管她叫大姐呢。”我每次听着总觉得那大姐有点假公济私的嫌疑啊,要么是母亲记错了焦圈的价格,那时我也就三、四岁。话说那豆汁的味道,闻着一股馊泔水味儿,喝起来酸涩,一嘴豆腐渣子,我那么小就能喝上一大碗,真是挺不容易的。

如今我也做了母亲,明知豆汁难喝,竟然扮演起传统饮食习俗的“卫道者”的角色。从儿子上幼儿园开始,就带着他到护国寺小吃店喝豆汁儿,从一小口儿,到一小碗儿,现如今他一次喝一大碗。我索性就坐在旁边当观众,自己要杯清凉可口的酸梅汤,还会装模作样地询问:“好喝么?”儿子苦着脸,不置一词。有营养学者分析豆汁的成分,认为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C,其营养不逊酸牛奶。用中医的术语来说,就是夏可消暑消渴,冬可清热温阳,还能起到延长更年期的作用。我对自己在喝豆汁上的坚持,很是欣慰。

老北京小吃种类究竟有多少?我特意跟家里的大老人们讨论,“五六十种吧。”他们回答的数量大致接近,但是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没那么多。比如糖糕,与西安小吃同名,但是原料是杂面混合的,放在碗里蒸熟,上面撒上白糖,取出来像个碗的形状,用手托着吃。有的小吃名字也有变化,像北京出的旅游纪念品果脯,曾经叫过“水果杂拌儿”。

家中老人最喜爱的一味小吃,是炒红果。他自己炒过不止一次,火候总是拿捏不好,做出的成品稀烂,不成个儿,口感也不佳,就不再尝试了。虽是一道很简单的小吃,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不是人人都能随手做出来的。山



涂启智

5月24日,76岁的勒克莱齐奥、61岁的莫言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聚在浙江大学校园内,进行了一场题为“文学与教育”的学术对话。在物质化的当下,莫言仍然对文学保持着乐观,认为“文学永远存在”;勒克莱齐奥认同莫言的观点,甚至表示文学会比长城更不朽。

莫言认为“文学永远存在”与勒克莱齐奥“文学会比长城更不朽”观点异曲同工,均表达对于文学源远流长的乐观信心。“文学是人性”,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永远不会消亡。

语又说回来,文学属“形而上”类别,当温饱尚未解决,文学不但不能给追逐文学者带来温暖,相反会令其陷入窘迫尴尬,至少在众人眼里是这样。从实用价值看,文学远远不抵科学。科学具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实用效果,而文学则不然,它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减轻劳动负担,想想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别说一些文学爱好者无利可图,就是许多作家抑或文学家也难以靠文学发家致富(极少数畅销书作家以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除外,他们显然不能代表文学的整体状况)。文学既不能带来眼前实惠,也难以带来显赫地位,多少文学寻梦者终其一生都是孤灯清影陪伴寂寞。

无论从前利益抑或物质层面,还是从功利角度审视,文学都好像“不中用”,然而从长远出发,从精神文化层面考量,文学对世道人心乃至民族气质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滋养影响。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给心灵以鞭策、唤醒、激励和温暖。文学是审美的结晶。从形式上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笔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世间一切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能通过文学语言奇妙地概括、揭示和暗示,给读者带来无穷美感。从内容上看,文学弘扬真善美,传达崇高、温情、乐观价值观;文学不是简单更不是强加于人的说教,它通过讲故事,以合乎逻辑的情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震撼与觉悟。从人文视角观察,经典不朽的文学总是“接地气”,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揭示平民乃至弱势群体生存境遇、聚焦平民的喜悦哀乐、卑微无奈与不屈抗争;文学的最大亮点不在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立传,而是以悲悯情怀观照普百姓生活,并藉观照力量促使社会改变与进步。

植用冰糖蜂蜜腌制就成了温凉儿,酸甜开胃,应该是山楂罐头的前身了。卤煮火烧不是谁都能接受的小吃,特别是外国游客,他们大多不沾内脏类食物,小吃店里至少要有一口超大号铁锅,浓香的老汤炖煮整根猪肠子,大块猪肺,炸豆腐和厚达近两厘米的硬面饼码放在肠肺的上面。吃的时候,厨师将这些食材挑出来,挥动大菜刀,剁成小碎块,盛进青花瓷大碗里,舀一大勺热乎乎的老汤浇上,再撒些葱香、蒜末、辣椒油,好这一口儿的食客,口水都能跟着老师傅的动作流出来。

由于工作关系,打交道的外地客户居多。闲谈时,我会向他们介绍北京小吃。有来北京出差的,还会送上一盒护国寺小吃店盒装的面点作为礼品。有一次,我向一位南方的小伙子推荐姚记炒肝店的卤煮,他说早在美国副总统去之前他就知道这家店,并且从QQ上发过来一篇介绍姚记的文章,“这里写得很详细,我几年前就读过”。后来去北京,在他们家吃过一次,“我一看便忍不住乐了,那是我写的,我们家就住那家小吃店附近,去的次数多了,就写下来发网上了。”



“文学会比长城更不朽”?

功利角度审视,文学都好像“不中用”,然而从长远出发,从精神文化层面考量,文学对世道人心乃至民族气质都会有潜移默化的滋养影响。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给心灵以鞭策、唤醒、激励和温暖。文学是审美的结晶。从形式上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笔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世间一切存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能通过文学语言奇妙地概括、揭示和暗示,给读者带来无穷美感。从内容上看,文学弘扬真善美,传达崇高、温情、乐观价值观;文学不是简单更不是强加于人的说教,它通过讲故事,以合乎逻辑的情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引起读者内心深处的震撼与觉悟。从人文视角观察,经典不朽的文学总是“接地气”,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揭示平民乃至弱势群体生存境遇、聚焦平民的喜悦哀乐、卑微无奈与不屈抗争;文学的最大亮点不在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立传,而是以悲悯情怀观照普百姓生活,并藉观照力量促使社会改变与进步。

植用冰糖蜂蜜腌制就成了温凉儿,酸甜开胃,应该是山楂罐头的前身了。卤煮火烧不是谁都能接受的小吃,特别是外国游客,他们大多不沾内脏类食物,小吃店里至少要有一口超大号铁锅,浓香的老汤炖煮整根猪肠子,大块猪肺,炸豆腐和厚达近两厘米的硬面饼码放在肠肺的上面。吃的时候,厨师将这些食材挑出来,挥动大菜刀,剁成小碎块,盛进青花瓷大碗里,舀一大勺热乎乎的老汤浇上,再撒些葱香、蒜末、辣椒油,好这一口儿的食客,口水都能跟着老师傅的动作流出来。

由于工作关系,打交道的外地客户居多。闲谈时,我会向他们介绍北京小吃。有来北京出差的,还会送上一盒护国寺小吃店盒装的面点作为礼品。有一次,我向一位南方的小伙子推荐姚记炒肝店的卤煮,他说早在美国副总统去之前他就知道这家店,并且从QQ上发过来一篇介绍姚记的文章,“这里写得很详细,我几年前就读过”。后来去北京,在他们家吃过一次,“我一看便忍不住乐了,那是我写的,我们家就住那家小吃店附近,去的次数多了,就写下来发网上了。”

吃了几家卤煮,觉得最好吃的店在东四,钱粮胡同斜对面。这家店就叫“卤煮店”,曾经上过北京台的美食节目,店面只有20来平方米,经营几十年了。早点的烩子汤据说成本高于包子,就是为了攒个名气。大个素包子一块钱一个,每天供不应求。他们家的猪肠加工得更加仔细,要用玉米面搓洗,比其他店的卤煮味道鲜美,不那么腻人。我在吃卤煮的时候,喜欢在勺子上放一块猪肠,一块猪肺,一块豆制品,再放一块面饼,然后把嘴张得大大的,一次吃进去。将几样小吃一同咀嚼,荤食的脂肪与豆制品、淀粉的筋道混合,很香的。但是,我对面坐的父子二人,像看怪物一样瞅着我,儿子的眼神竟然可以用“嫌弃”来形容。我很想辩解,你爱吃的阳春面、虾仁、牛排,还有什么上海小笼包、小馄饨,都太雅致,不禁饿,这可是老北京卖力气老百姓的吃食。无奈嘴里塞得满,啥都说不出来。现在的北京城里,做北京小吃的店面还是有一定数量的。特别是面点,销量大,价格相比较面包房低廉得多。艾窝窝、驴打滚、墩馅饼、豌豆黄、麒麟酥、撒子麻花、麻团、焦圈、面茶、杂碎汤、豆汁、糖耳朵、糖火烧、萨其马、凉粉儿等等,新鲜的食材,传统的制作工艺,在北京地区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植用冰糖蜂蜜腌制就成了温凉儿,酸甜开胃,应该是山楂罐头的前身了。卤煮火烧不是谁都能接受的小吃,特别是外国游客,他们大多不沾内脏类食物,小吃店里至少要有一口超大号铁锅,浓香的老汤炖煮整根猪肠子,大块猪肺,炸豆腐和厚达近两厘米的硬面饼码放在肠肺的上面。吃的时候,厨师将这些食材挑出来,挥动大菜刀,剁成小碎块,盛进青花瓷大碗里,舀一大勺热乎乎的老汤浇上,再撒些葱香、蒜末、辣椒油,好这一口儿的食客,口水都能跟着老师傅的动作流出来。

由于工作关系,打交道的外地客户居多。闲谈时,我会向他们介绍北京小吃。有来北京出差的,还会送上一盒护国寺小吃店盒装的面点作为礼品。有一次,我向一位南方的小伙子推荐姚记炒肝店的卤煮,他说早在美国副总统去之前他就知道这家店,并且从QQ上发过来一篇介绍姚记的文章,“这里写得很详细,我几年前就读过”。后来去北京,在他们家吃过一次,“我一看便忍不住乐了,那是我写的,我们家就住那家小吃店附近,去的次数多了,就写下来发网上了。”



别人能不能靠得住,全靠自己强不强。

赵春青 画